

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不如唐僧不取经

斗小笥

都是金属材质。沙和尚见吃不下口,顺势便降了。想想前九世的唐僧行到河边,便被活生生咬剩个骷髅,其他无名众生,也摆不脱“人肉刺身”的命运,如此恶妖竟成正果,在喜剧舞台上坐实“人善”的人设,这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。

更早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里,沙和尚是深沙神,吃过法师的两度前身,却并未与唐僧做徒弟,而是嚎吼作法,变出金桥银线,送玄奘一行步出深沙。诗话中此卷已残,背景缺失,难考深沙本来面目,感觉此处更像沙海而非长河。

小说里自然是人所共知的三千弱水,八百里狂澜,鹅毛不漂,芦花沉底,全靠观音菩萨的红葫芦一只,加唐僧前世骷髅九个,结成法船,方能渡岸。《西游记》偏爱八百之数,八百里黄风岭,八百里火焰山,八百里稀柿衕,八百里荆棘岭,行至狮驼岭,又是八百里。山岭如此,河流亦然,前有流沙界,后有通天河,河边都有碑,碑文明示,流沙河是“八百流沙界,三千弱水深”,通天河是“径过八百里,亘古少行人”。山水俱迢遥,毕竟山多水少,这两条大河都与观音菩萨大有干系。流沙

河水怪是观音点化入沙门,赐法名悟净,专候取经人。通天河灵感大王干脆就是菩萨家养的金鱼,长在莲花池里,每日浮头听经,“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,被他运炼成兵”,连武器都是现成家具,私人定制。

沾过菩萨雨露的金鱼,做起恶来也是独家配方,一年一次祭赛,一对童男童女,猪羊牲醴供献他。吃口嫩嫩的“两脚羊”,剩下的打包给小妖们分享,又是普度众生的大欢喜。幸而八戒耙硬,悟空棒沉,救下小童。收局时又是后台出马,鱼篮提起,大王变回宠物,亮灼灼一尾金鱼。主犯斩断动鳞,回归南海,帮凶们呢?“水怪鱼精,尽皆死烂”。菩萨不过竹篮打水念念咒,小妖们就魂飞魄散一场空,大慈大悲观世音。唐僧救到了吗?救到!妖怪收伏了吗?收伏!悟空有没有受到感化教育?何止。猴子急闯紫竹林,独见菩萨破天荒以性感示人,散发赤脚光臂膊,贴身小袄不挂袍,执刀正把竹皮削,真是劳育美育双结合的典范。行者跪请菩萨着衣登座,怎奈菩萨救难心切,穿着睡衣就上岗,普度众生顾不得梳

妆。这样的好菩萨怎能不大力宣扬?八戒沙僧叫出一庄老幼男女,都跪下磕头礼拜,画图传影留与凡人供养。虽比不上水陆大会上的盛装亮相,菩萨的新造型也算得万古流芳。

或问:宠物下界作乱,岂无失察之罪?菩萨早解释明白:不知是哪一日海潮泛涨走妖精,我今早扶栏看花方知情,未及梳妆运神功,编个花篮送太平。这是事前不了解情况,事后及时补救,何罪之有?何况通天河正在西游之半路,已过五万四千里,却只经历三十五难,这还包含前世遭贬、抛江寻亲这些妈妈婆婆的事。但菩萨一擒一纵间,便添上路逢大水、身落天河、鱼篮现身三难,上天问金星,下地问伯庸,这样的菩萨硬不硬?李长庚(太白金星的本名)曰:菩萨又高又硬!

完成了KPI,正当歌舞升平。只是玄奘取经不过第七八个年头,金鱼却已下界九载,提前开启“吃人工程”,不知有何必要?抑或本就是妖孽为祸人间,借着取经的由头完成体制收编。倘不取经,高层的身边人还找不着下凡吃人的方便。不过以菩萨们的智慧,当然会开启新的项目,比如封神之类,拿人间涂炭换仙界狂欢。不过封神要神仙内斗,做表面性的死亡;而取经,只死小妖与众生,诸神平安。故曰:封神,百姓苦;取经,百姓更苦。

我佛慈悲。不如唐僧不取经。

游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一家人都不高兴。

不知不觉,和公公婆婆一起住了十多年了,锅碗瓢盆磕磕绊绊的事在所难免。我的工作程序员,之前我的性格一直是“丁是丁,卯是卯”,不是对就是错。慢慢地,日子越过越累。四十岁之后,我突然顿悟,开始反思生活是不是还能有另一种过法?

和父母一起生活,无非是你让我舒服,我让你痛快。一个思维的转变,让整件事情有更好的结局:公公痛快了,丈夫夹在中间不拧巴,还念我的好,这不挺好的吗?所以,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一念之差,可能结果会大相径庭。有时候,给别人台阶下,对自己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泪,一股十足的成就感涌上了我的心头。好像自己忽然间就长大了,终于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责任了。

一晃,我已离开家乡四十余年了。每当我在城里用燃气炒菜做饭时,便会想起撙柴火的往事,苦涩中也泛出几分快乐。那段撙柴火的日子,虽然早已是遥远的往事,但它却像一种无价的精神之宝,成为我人生成长的一笔财富。

星期文库

生产队旧事之二

据报载,清明前夕,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女子在路口烧纸祈福,却不想纸钱残火引发火灾事故,造成7辆机动车被烧毁,两辆被烧损。事发后,该女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。无独有偶,陕西商洛镇春光村的一位老人也因上坟烧纸,不慎引发山火,造成临近农户的67只羊被烧死。由清明烧纸引发的类似事故,每年都有发生,缅怀者本来想利用清明祭奠故去的亲人,抒发哀思,却不想因自己的不小心导致节外生枝,令人唏嘘不已。

清明时节缅怀故去的亲人,实属人之常情,但在城市路口烧纸实在不妥。道路毕竟属于公共资源,这里人潮涌动,车来车往,如果任由一堆堆火光升起,不仅有碍观瞻,影响城市形象,也干扰行人和车辆的正常出行。烧纸的行为既污染了空气和环境,也极易引发火灾事故。每次路口烧纸结束后,都能看到清洁工人用高压水枪冲洗路面,即便是这样,路面被烧过的污迹依然清晰可见。

其实,缅怀追思故去亲人的方式有很多,比如网上祭奠,写一封书信或日记,或是在家族微信群里抒发情感,一样可以寄托哀思,传情达意。即便是以烧纸的方式祭奠,完全可以前往墓园规划好的区域进行。采取这样的方式缅怀亲人,既文明又绿色,情意也更深远,总比在街头巷尾把环境整得乌烟瘴气要好。

当然,笔者并不是一味否定烧纸的形式,毕竟在中国民间祭祀中,烧纸作为一种感恩和缅怀的传统习俗,以此表达后人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和敬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。但笔者总觉得,与其烧纸来寻求心灵的慰藉,不如生前多尽孝心,把亲人照顾得衣食无忧,温暖有加。老话说“坟前三堆灰,不如床前一碗水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不然,就是烧再多的纸恐怕也于事无补。倘若再不小心引燃了易燃物造成火灾,就得更得不偿失了。而这恐怕也是故去的亲人最不希望看到的事。

五月的美,美在温暖。五月的天,刚下过雨的天空,风散雨收,薄薄的云轻轻地飘在天空,天气很好。和同伴相约来到水上公园踏青。

从公园的东门进去,瞬间被眼前的景色吸引,草木茂盛,蝴蝶起舞,鸟儿欢歌。行至东湖湖畔,岸边垂柳凝碧,湖水涟漪,几只天鹅正在水面上悠闲嬉戏。忽然一只天鹅展开翅膀,在水面上飞了起来,水面波纹也随着四处飘荡散开了。正数着一圈圈的涟漪,同伴招呼快跟上——还要去看花呢。

同伴是爱花之人,而五月的温度刚刚好,该开的花全开了。从蔷薇、丁香到牡丹,还有不认识的花,一路看了个遍。在每条小道的旁边,都有大片大片的月季花,新鲜又坦荡,层出不穷,同伴看得认真,拿出手机“咔嚓咔嚓”拍个不停,我笑她可能把花当作了自己。边赏花边在公园里慢行,一路上,不断地有

最好的缅怀

付振强

三三两两的行人,悠闲地擦身走过。广场上,放风筝的孩子们嬉戏打闹着,大人们坐在长椅上悠闲地聊天;草地上,几只小鸟旁若无人地在叨啄泥土;远方长廊里,传来音乐爱好者的阵阵歌声。这一幅幅生动和谐的画面,让一切显得可爱又温馨。

忽然,一阵微风吹来,我伸出手,片片花瓣随着风落在了手心里,带着迷人的清香。五月就是这样的,没有哪一个月如它这样亲切,它的温度刚刚好,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不吝自己的色彩,舞动着、绚烂着,嫣红而又不失浓烈,这是不需要任何点缀任何修饰的自然之美。还有明媚的阳光、湛蓝的天空、暖、酥、醉的氛围令人喜悦。“这个时候,就该出门踏青游玩。”我对同伴说。

五月,胜过夏之炽热、秋之璀璨、冬之肃穆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月份,它还属于劳动者,属于母亲,它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温暖季节呀。

彩虹

一个温暖的季节

撙柴火

赵 富

在生产队时期,每逢早冬或早春,队上都要组织社员们到西碱沟撙柴火,也就是收集干柴草、树叶等作为生活燃料,弥补各家取暖做饭柴火不足的燃眉之急。

撙柴火通常四人一组,自己组队,强找强,弱找弱。记得我刚毕业回来时,只能与东头的张大小子、老羊倌和干活贼墨迹的大老曾组成

我的话,她眨巴眨巴眼,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,不太高兴地嘟着嘴出了卧室。大约一小时后,孩子又蹦蹦跳跳到我面前:“妈,爷爷下班了。他让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去?”

同样的问题,换了一个发问者。我思考片刻,认真真告诉孩子:“麻烦我们家的小大人告诉爷爷,妈妈不想去。”我们说话间,先生也进来了,开始补充:“没提让你去,是因为我觉得你身体不太好,本身你也不喜欢那种场合,一本正经地坐着,没话找话说,所以我没多言语,也没问你的意见。”

“嗯,我知道。咱家,爸是一家之主。他安排好的事,

一队。撙柴火一般当天去当天回,通常是半夜走,带上干粮和工具,坐马车前往七八十里外的西碱沟。一路上,虽然我们穿着棉袄、棉裤、棉大衣,戴着狗皮帽子,但手脚仍然冻得像猫咬的一样难受,不得不下车跟着马跑一会儿,把身体跑热。没有人能一口气坐到西碱沟。

一到西碱沟,我们便抓紧时间干起活儿来。撙柴火的工具是大耙子。撙柴火时,将耙子斜搭在肩头,边走边撙,看到耙齿里柴火多了就停下来,将柴火推进临时装柴火的工具中,装满后扣

要是想让我一起,不会临走时才让孩子问我。你是他儿子,肯定知道他啥意思。既然这样,我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,说我不想去。这样我在家舒服,他也不会别扭。”

半晌,他递过来一句话:“我媳妇长本事了。这可不一个月前的你。”一个月前的我?我愣了一下,才想起上次我“大闹天宫”的事情。

孩子开学前夕,小姑休年假,要带公公婆婆去云南旅游,孩子也想去。一家五口人,老公支持,孩子想去,爷爷同意,奶奶弃权,只有我一个人反对。闹了一圈,天翻地覆,最后胳膊没拧过大腿,孩子还是请假跟着去旅

到地上。干上大半天,棉袄已经被汗湿透,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;大棉裤里也全是汗,迈步都艰难;狗皮帽子的内沿被汗水浸透后,挂上了一圈白霜。我们带的干粮是苞米面饼子,还有点咸菜条,渴了就抓把雪塞在嘴里。

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为家里撙回柴火,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尝到撙柴火苦辣酸甜的滋味。当时回到家,我累得腰酸腿疼,但因年轻力壮,只几天就缓过劲儿来。当母亲把我从西碱沟撙回的柴火填进灶坑时,我看到她的笑脸上挂满了热

一念之差

李 霞